

著 世 譯 漢

記遊漠沙疆新

著 定 赫
譯 紋 綺

行發館書印務商

Sven Hedin 著
綺 紋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新 疆 沙 漠 遊 記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再版

⊕(90132.2)

漢譯世界名著
新疆沙漠遊記 一冊

Durch Asiens Wusten

實價 六元

原著者 Sven Hedin

譯述者 綺紋

長沙南正路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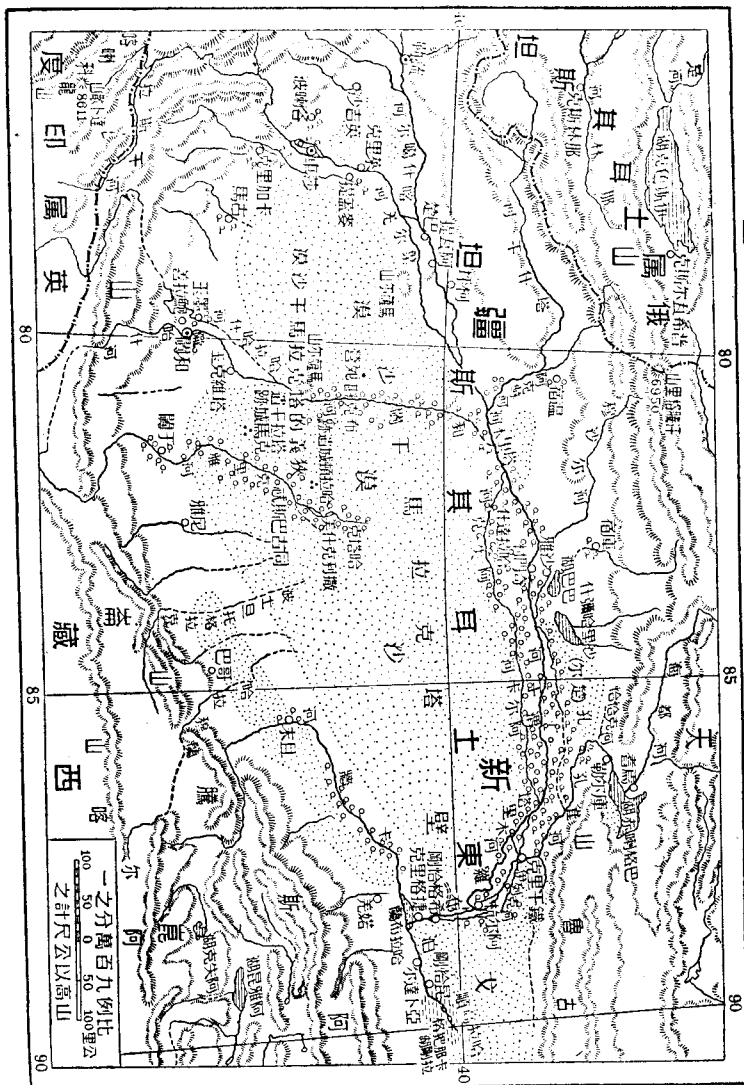


(本書校對者王永榜)



著者冬裝像

塔木里木盆地及布羅雅泊區域圖



目次

| | | |
|-----|-----------|----|
| 第一章 | 沙漠神話 | 一 |
| 第二章 | 在沙漠門國上 | 七 |
| 第三章 | 出發 | 一四 |
| 第四章 | 起初幾日行程 | 一八 |
| 第五章 | 馬薩爾山下一個樂園 | 二一 |
| 第六章 | 種下禍根的一瞬間 | 二六 |
| 第七章 | 在最後的檉柳旁邊 | 三〇 |
| 第八章 | 嚇人的發現 | 三四 |
| 第九章 | 虛幻的兆頭 | 三九 |

| | | |
|-------|---------------|----|
| 第十章 | 我們掘一口井 | 四五 |
| 第十一章 | 最初的犧牲者 | 四八 |
| 第十二章 | 在沙風之中 | 五三 |
| 第十三章 | 還有兩杯水 | 五七 |
| 第十四章 | 『水啊水啊給我們水啊老爺』 | 六一 |
| 第十五章 | 最後的檢閱 | 六九 |
| 第十六章 | 旅行隊底沒落 | 七一 |
| 第十七章 | 新希望 | 七七 |
| 第十八章 | 虛假的足跡 | 八三 |
| 第十九章 | 得救 | 八六 |
| 第二十章 | 回到喀什去 | 九一 |
| 第二十一章 | 尋訪人類 | 九七 |

| | | |
|-------|-----------|-----|
| 第二十二章 | 在和闐河牧人羣中 | 一〇二 |
| 第二十三章 | 伊士南拜得救 | 一〇六 |
| 第二十四章 | 重去死營 | 一一一 |
| 第二十五章 | 失去的行李 | 一一四 |
| 第二十六章 | 回歸疏勒 | 一二七 |
| 第二十七章 | 沙漠古城 | 一二五 |
| 第二十八章 | 未爲人知的牧人種族 | 一三六 |
| 第二十九章 | 野駱駝底鄉土 | 一四二 |
| 第三十章 | 再渡沙漠 | 一四七 |
| 第三十一章 | 塔里木河畔原始樹林 | 一五二 |
| 第三十二章 | 應受處罰 | 一五九 |
| 第三十三章 | 舊羅布泊 | 一六二 |

| | | |
|-------|---------------|-----|
| 第三十四章 | 在新羅布泊行舟····· | 一六七 |
| 第三十五章 | 幾乎被捕····· | 一七五 |
| 第三十六章 | 一段中國偵探故事····· | 一八一 |

新疆沙漠遊記

第一章 沙漠神話

有一條沙漠帶，好像一條已經乾涸了的非常寬闊的河床，從東北斜向西南，貫串着亞細亞和阿非利加兩大洲；在蒙古境內的叫做戈壁，在新疆境內的叫做塔克拉克馬干，即戈壁底西端，在俄屬土耳其斯坦境內的叫做「紅沙」和「黑沙」；在波斯境內的是克維爾以及其他的沙漠，再過去就是阿拉伯境內衆沙漠，最後則爲撒哈拉。這一長帶沙漠當中，最嚇人的還是塔克拉克馬干；這個沙漠從葉爾羌河或塔里木河南岸起一直擴展到那做西藏北方疆界的高大的崑崙山脈爲止，一向是人所未知的廣大的區域，直到一八九五年春天，我纔破天荒第一次橫渡而過。

我從一八九四年夏季起，就逗留在疏勒，那是中屬土耳其斯坦底首府；（註）我在帕米爾高原

上住過四個月，而且和穆斯塔格阿塔山上，即『冰山之父』上面的吉爾季斯人一同生活，我進行了四次要攀上這山的七八八〇公尺的高峯，但都沒有成功；一八九五年三月初，我把我的大本營遷移到葉爾羌河邊一個污穢的小地方叫做萊里克去，爲的在那裏準備我的沙漠旅行。

土着的人以及中國官廳都認爲我橫渡塔克拉馬干的計劃是行不通的；然而他們說來諛嚇我，使我害怕這沙漠，那些話，反而鼓勵了我，反而使得我的企圖生出更能迷誘人的魔力。



疏勒城門

據他們說，在沙漠裏面，夾在葉爾羌河和和闐河中間，古時有個大城，但好久以來，就埋葬在沙底下了；塔克拉馬干本是這大城底名字，後來纔用來稱呼這整個沙漠區域。沙漠內部有鬼怪住着。那裏有成堆的金銀在房屋牆塔之中，但如有人到了那裏，打算將這些財寶用駱駝拖走了，那他無論如何是離不開那個地方的，沙漠鬼怪要纏住了他。惟有把這些財寶拋棄了，他纔能救得自己的生命。

有幾個種田人甚至切切實實對我說，在沙漠裏（他們喊做德堅德卡）有好多好多的城埋葬着哩。一個八十多歲老頭子，聽到我有這計劃，有一次到我寓所來訪我，告訴我，他年輕時認識一個人，這人從和闐到溫宿去的路上，在沙漠裏面迷路了。他走到了一座古城，他看見城內房屋裏面有好多中國鞋子，但一接觸他的手，這些鞋子立刻化爲灰塵了。又有一個人從阿克沙馬拉地方進沙漠內去，也走到一座城裏，他在殘破的房屋之中尋到了一大堆銀子，他拿銀子裝滿了他帶去的一個布袋，以及他身上的口袋，可是他正要走出來的時候，一羣野貓跑了來，嚇得他把所有一切又拋棄了，急急忙忙逃得了性命。過了一個時候他膽子又大起來，還想發一次洋財，但無論如何找

不到那個神祕的城，沙又把牠埋起來了。

和蘭一個回教師父運氣比較好些。他欠了一身的債，被債主迫得沒有辦法，祇好逃入沙漠，以為在那裏可以安安逸逸地死去。但他在那裏發現了成堆的金子和銀子，現在他變成一位大富翁了。有無數的人到沙漠裏去，要想跟他一樣發財。可是一去永不回來。老頭子確定說，要去尋找那祕藏的財寶而希望成功的人，必須先把那些惡鬼驅除了，因為這些鬼怪使得行路的人頭腦糊塗，使得人不知道是在那裏兜圈子，走來走去又走到自己的足跡上面去，一直到精疲力竭倒在地下渴死為止。

在萊里克還有人告訴我說，那座消失了的神祕的城（這裏的人叫牠做莎伊卡塔克或僅克塔克）離這裏不過十五公里遠近，在此地的西方。幾年前有個人看到過，但是那時以後無論如何再找不到牠。惟有阿拉（哇）纔能引導遊人到那裏去。幾日之前，沙車纔有十二個人進沙漠尋金子去；這些尋金人最愛春季天氣，因為希望此時沙漠風暴能將藏金處吹露出來。另一個人一月之前出去尋金子，可是至今未見回來。

最後在莎車，我又聽人說，在沙漠旅行的人時常聽到呼喚他名字的聲音，如果隨着呼聲走的話，他就要迷路，口渴死了的。這種話，中古時代最有名的旅行家威尼斯人馬可波羅記載羅布大沙漠時，就已經說過了。他說，旅行人夜間走路，其中如果有一個人落在後頭睡着了，醒來後再要追趕大夥時，就聽到鬼怪說話，他以為是夥伴底聲音。好多次，鬼怪甚至呼喚他的名字，他要被迷惑了的，以至於永遠尋不到他的夥伴。已經有許多人就是這個樣子死在沙漠裏面了，——馬可波羅確定地說。

從所有這些傳說和神話，我首先得到一個結論，便是；此地，在沙漠週圍的城鄉裏，有好多遊手好閒的人，他們堅決相信，有一天財神爺會將無限的寶藏送到他懷抱裏的。這一類尋金者本是一些不務正業的人，鄰居討厭死了他們，他們每天所做的不外是偷雞盜狗的勾當，所以異鄉人，尤其要當心他們。可是這些傳說是從何處來的呢？關於給沙埋沒的古代大城塔克拉馬干的傳說，何以能在和闐和莎車，巴楚和溫宿，到處流傳呢？難道這祇是土著人底幻想麼，他們想看見那些無人居住的房屋，這些房屋的最微細部分他們都能描摹出來的？也許他們不過是同歐洲人開玩笑麼，他

們告訴歐洲人說：遠古時候沙漠內部也有大森林，也有麝鹿和其他野獸棲息的地方？

這一切不會是偶然的。這些傳說必然有根據的，有一個共同的來源。在這些傳說底背後，遠遠地，一定有一種事實。爲其立足之點。所以我非常注意傾聽這些傳說，使得此次旅行一天比一天更增加吸引人的魔力，而且使得我差不多不顧旅行底危險了。這神祕的沙漠現在就已經開始迷惑我；我甚至那起源於沙沙深處的沙風，在我看來也是動人而可愛的。於是我等待得不耐煩了，等待我動身以第一個人踏進這神話國土的那個時刻。

(註)譯者按：新疆建省在光緒八年即公元一八八二年，以前天山以北之地稱準部，天山以南之地稱回部。外人或稱爲中屬中亞細亞或稱爲中屬土耳其斯坦，或有以中屬土耳其斯坦專稱天山以南之地即舊回部者，赫定此書所稱，中屬土耳其斯坦即專指天山以南之地而言。

(註)譯者按：阿拉是回教徒稱呼上帝之名。

第二章 在沙漠門國上

我們忍耐心卻首先遇着一種艱難的試驗。葉爾羌河近旁沒有駱駝，我不得不先派一個專差回疏勒去買八匹堪爲此次旅行之用的牲口。我的旅伴伊士南拜，烏什地方一個回教徒，一年以前同我結伴的，他此時也騎了一匹馬到沙車城去，爲得備辦其他一切的旅行用品。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九日，我遷移到葉爾羌河右岸一個大村莊麥蓋提去，（註）因爲我打算帶着旅行隊從那兒動身進沙漠去的。奇怪的是從來未曾有一個歐洲人到過這麥蓋提地方；我到這裏來惹起了地方住民很大的騷動。還未走到那裏，就已經有一羣人來迎接我們了；村長自己也在其中，他帶來一些雞和雞蛋等物送我，而且牽了幾匹運輸用的驃馬來幫助我馱東西，他把自己屋裏一間鋪了地毯的大房子給我居住。在麥蓋提地方也有那一類尋金者，其中一個告訴我某次二十幾日徒步穿過沙漠的故事。他和他的旅伴們將飲水和糧食用驢子馱着走，向東北方走了七天越過高大的沙丘之後，

就到了一長條山脈。他們看見這裏和那裏都有檉柳，有些地方還掘得到水。這個人年年都要結合其他好多人到沙漠裏尋金子去，可是至今沒有一次尋着。他們也是把這沙漠叫做塔克拉馬干的。晚上有好多客人在我房子裏。村長和安格特里克底「翁巴希」託達霍札每人都送我一隻羊，印度人則送我馬鈴薯和奶油。

這位翁巴希是個正直的人。他時常來拜訪我，在我房內一坐幾個鐘頭，談天說地。當我因為駱駝至今沒有消息而着急之時，他總是要我耐心等待，總是非常安靜而確信地說：「就來的，就來的。」但是駱駝仍然沒有來，寶貴的時間就這樣喪失了。我微微有一點預感，以為這樣子將有熾熱的火炭堆在我們頭上的；因為春天已經開始退縮了，在炎熱季節裏，沙漠乃是一個大火爐。

在這期間，託達霍札時常指教我關於此處風土人情上種種事情。他認為麥蓋提鄉村的人與鄰近地方人民相差很遠，性格上是強硬而冷酷的，而且那樣容易記恨，往往爲了不重要的爭執結了好多年的冤仇。

回教底禁條，此地遵守得非常嚴謹。上次趕集日子，有人在齋戒期間，太陽未下山就吃了飯，他